

问题：你的《遥远的救世主》读后感是怎样的？

关于“爽文”

爽是优点——总好过不爽啊。

不要觉得我似乎批评得它漏洞百出，就觉得我对这个小说评价很低。也不要因为我可以指出丁元英浑身都是问题，就认为我对丁元英评价很低。

从我的视角看，基本上任何小说都可以评到千穿百孔，任何人都可以找出一层又一层的重大问题。

我自己写的东西、我自己本人在我自己的这种评论下也会是一样的结果。

因为这些评价的站位实际上是一个近于神一样的视角。

在这个视角下，没有人 and 人造的东西能无懈可击。

事实上这是一部挺不错的小说，有个看点就已经难得了，为了增加故事性而有些不自洽完全可以宽容。

完美什么的没那么重要。

丁元英固然仍然一身问题，但他当然远高于仍然懵懂蒙昧的人——心灵发育是一个像昆虫发育一样的变态发育过程，某些更接近蝴蝶的中间阶段反而不如更幼年的幼虫阶段更活泼美丽。

他的那些重大缺陷，反而是进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会出现的问题。没到这一步，还犯不着这些错。

关于“能力”

这个人天资聪颖、际遇也算幸运、个人努力也足够，唯一的问题，就是没有拿来转化成幸福的能力，而是积累了很多导致不幸福的坏习惯。

问题是，幸福的能力是最关键的问题——如果不是全部的问题的话。

任何能力，如果不能转化为让自己和 ta 人幸福的能力，就是空能力。如果转化为让自己和他人的不幸的能力，就是负能力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姑且把那些作者金手指创造的成功都算上，丁元英也只是一名极其优秀的失败者。

神鬼莫测之机、通天彻地之能，只是寻求答案的工具，并不是答案本身。

它们就像挖金子的铁锹。你这把铁锹如何如何削铁如泥也罢，你不拿来挖金子，它还不如一把被拿来用的锈锄头。

其实，这个判语里的“幸福的能力”，并不是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“世俗的幸福”。

而是指任何自洽而现实可持续的价值追求：

具体是什么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，取决于你帮助的人自己。

所谓幸福的能力，是指帮助自己健康实现任何这类价值追求的能力。

幸福的能力，其实和幸福的具体定义无关。

丁的问题是，首先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价值追求搞得岌岌可危，从而导致根本无可追求的定义稳定的价值可言。

同时他在帮助他人的时候，一方面往往不自觉的对他人的价值观只破不立，导致对方患上和他一样的价值虚无症，另一方面很容易偏离“忠于他人的价值观”这一帮忙的前提，帮着帮着帮到ta自己自定义的不知道什么路线上去了。也就是搞着搞着就不是 about you，而是 about me 了。

说着帮人打酱油，去了俩小时，带回来一盒胭脂。

这个问题，总是会把好开头搞成悲催的结果——无论幸福本身的定义是什么，这么干都容易悲剧。

关于“痞”

他经常以“痞气”自况。

他的脆弱就在这了——总是用一种消极的姿态掩盖自己的傲慢。

他其实自认为在这些信仰体系之上——或至少不在它们之下——但用自己“不堪造就”的姿态，防御和回避真正的交锋。这是一种不老实。因为他这个免战牌挂得“巧”、挂得这么用心思，所以明白人可怜他的软弱，尊重他的拒绝，不去勉强而已。

他非常满足于“作为不信的人你已经悟得比很多信的人深得多了”的评价，把这个当成一种“胜利”，一种肯定。

殊不知，不信，“悟”是空的。

能悟只需要聪明，能信需要勇敢。

而丁元英这人，长期靠聪明在遮掩勇敢的残疾。

他偏执的以为只要够聪明就可以不必够勇敢了。

他之所以会有很多人崇拜，是因为打算用聪明、努力来寻求免修勇敢学分的人很多，期盼这条路能走通的人很多，然后有很多人觉得他的“结局”可以接受，不算失败。

问题是，勇敢的人必有应分的聪明，而不勇敢却是聪明弥补不了的。聪明只能做勇敢的宰相，只有勇敢才可以为王。

不勇敢但聪明的人，只有在不勇敢也不聪明的人群中才是可贵的。丁元英聪明 90 分，勇敢 20 分，在一群聪明 20 勇敢 20 的人之中简直光芒耀眼。

而这正是芮小丹悲剧的地方——放眼望去都是 20+20，只好拿 90+20 当宝。

其实聪明 60 分，勇敢 60 分就远胜过丁元英了。

关于“算无遗策”

丁元英有个巨大的问题——他非常需要“算无遗策”。如果一件事他做不到算无遗策，他体现出一种“宁可主动放弃需求”的强烈倾向。

问题是，“无法算无遗策，但也不能割舍其需求”的事极多，根本不是“舍得自我埋葬”就可以割得掉的。

爱，无法算无遗策，ta 割得掉吗？显然割不掉。割得掉这个故事整个的就不存在了。

其实“算无遗策”只是个类似“力大无穷”“长生不老”一类的民间传说而已。

任何一个真正从这条路上闯过来的人，都会至少迈过这个“迷信算无遗策”的门槛——越是在外人眼里接近算无遗策的，恰恰越会知道“算无遗策”是扯淡。

丁元英这个“格律诗计划”，其实是作者开金手指帮他周全的，要是他的对手盘是我，剧情完全不会这么发展。

现实中这是个对天下英雄严重缺少敬畏的计划。

他在整个剧情中其实犯过无数的错误。

举个例子——若无其事的让小地方的发烧友动自己音响这种行为就根本和他的“低调原则”完全相悖，在小店卖唱片也匪夷所思。参加事先不知道名单的酒席也很自相矛盾。吃个饭就给人指条明道买股票，简直是没眼看的愚行。

按他这个口是心非，嘴利心盲的状态，他的实力其实根本不够他平安的活下去。

他的悟是个假悟，只是拿来斗嘴吓人的，其实他自己根本不是他嘴里说的那种人。

关于“自由”

芮小丹其实也是年轻。

她无意识的觉得自由是证明出来的，觉得你能对自己证明自己有自由，你才是自由的。于是她一直在尝试通过证明自由来拥有自由。

其实她根本就不缺自由，她缺的是自由感。

根本就没人缺自由，只是缺自由感。自由不需要证据，自由感才需要。

这是另一种虚掷。

自由的秘诀的确是视死如归。问题是你并不需要通过找死来证明自己视死如归，更不必通过真的死掉来证明自己视死如归。

芮小丹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想通这一点——对人才需要提供证明，而对人证明却没有意义。

对神不用证明，你是便是。

你可以做一切会导致外人觉得你不自由的事，这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——甚至是主要的部分。你把这些事全部排除了，等于自己先把自己关进了一个“只能做让人不会觉得你不自由的事”的名为“自由”的监狱。

这从基本逻辑上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。

你是自由的，你应该直接学习自由的技术、学会更多的实际享受到你的自由，别折腾来折腾去想证明给世人看、证明给爹妈看、证明给男朋友看了。

上帝给的，天赋自有，他们算老几，用得着他们点赞？

关于机锋

神或先知对人类讲授超越了整个人类当时文明水准的奥秘，所讲的东西客观上会令人困惑。

这就像直接把麦克斯韦方程直接给了古埃及人，这根本不是神/先知“故弄玄虚”的结果，只是客观上必然如此。

这是不违背对话伦理的，这是神/先知这类存在说话的特权。

但这就坏菜了——人类有着抓住一切机会自我封神的劣根性，所以会有层出不穷的蠢蛋沉迷玩这种模仿秀。

这种“冒充上帝”的游戏必定造成自欺欺人的恶果，乐此不疲的话，这些自我营造的幻觉总有一天活吞了你。

可以接受的“加密”理由，只有“旁边有特务，但是我又要传递情报”。

平白无故的“加密”，抬高沟通成本，这其实是“挟智盘剥”。

弄不好要挨打的。

别说打机锋，就是无端的创造多余的术语，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
要不想说就不说，要说就好好说。这是基本的对话责任。

当个好孩子。

关于“神学”

遥远的救世主_第十五章_豆豆_九九藏书网_手机版

<https://m.99csz.com/book/3783/129172.html>

单从小说情节而言，芮小丹要搞一套话术说服对方招供，没什么可深究的。

但是把这些“工具说辞”看作严肃的基督教神学，那是完全不靠谱的。

这最多只能算借鉴基督教的语言元素而表达的“丁元英神学”——或者更准确的说，“丁元英学”。

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神。

芮小丹说：“进了窄门，神立刻就会告诉你：我是不存在的，神就是你自己。但是，证到如此也并不究竟，神是什么？神即道，道法自然，如来。”

这个话只是听起来酷炫，其实是完全不着边际的。

你问他一句——

这么说来，你是已经进了窄门，然后有个神蹦出来跟你说“我不存在”？你怎么确定你进的不是一道假窄门，而跳出来宣布“我不存在，你就是神”的不是魔鬼？

还是说你是“进了窄门”之后发现门后空荡荡，于是你“悟”出“我就是神”的？

你用什么来向你自己证实你的这个感悟是对还是错？

还是因为你已经是“神”了，所以你说是就是？

两千年来不知多少“聪明人”说过这话，这玩意就是一种经典的尼采病。

尼采是认真这么相信，于是疯掉了。

你没疯，只是因为你就是要嘴皮子，根本只是说说而已。

关于“扶贫”

这事从根本性质上来说其实是丁元英要给芮小丹 make 的一个“贫不可扶”的 point。

所谓“爬到井缘上看一眼又掉下去”。

问题是，丁元英自己不就是“爬到井缘上看了没掉下去”的例子吗？怎么知道这个村子的贫扶不出第二个丁元英呢？可见丁元英觉得自己是特殊存在，非凡间劳动所能复现。

不过这个先撇下不提。

这事坏就坏在他并没有交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成这样的必要性。

算无遗策的计谋，安排成这么个情节路线，这是出于最优结果的客观限制，还是出于主谋者自己的个人偏好？

为什么不能安排成共利双赢？为什么不能谋划成大家都活着？有什么“客观规律导致的不得已”？

你有什么资格安排人为你的礼物 / 实验去死？

你要是经过周密精算，提前就算出要实现芮小丹的心愿必须要死一个两个人，你为什么不先问问芮小丹要不要改主意？

你是觉得芮小丹不可能改主意，还是觉得她不该有这个机会？

被自己策划出来的“实验失败”，有证明 point 的逻辑效力吗？

编辑于 2022-05-23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2496922629>

评论区：

Q: 刚看到 20 章，论道的部分看不太懂，但感觉丁这个人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“死”气，赖唧唧的。做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求着或者有人推一把，就没有什么自己主动想要做成的事。

是的，聪明绝顶却无英雄气，从某种层面上讲，这恰恰又是 ta “不够聪明”的展现。

ta 的聪明是一种为自我服务的聪明，一种装饰性很强但毫无实用性的聪明。

能看得出 ta 其实很享受做“高人”的感觉。这本来没什么问题，可惜的是 ta 没把才能拿来用在真正地影响与造福 ta 人，而是用聪明来制作各种道理的盾牌，把自己遮得玄之又玄，又其实说服不了自己，别人也听不太懂。

不从事创造价值的工作，而是擅长掠夺——依靠短期结果来定义强者与弱者，甚至 ta 自己都承认这是在“以恶为业”，却从未想过停止。短暂的休止，在博红颜一笑的需求面前，显得不值一提了。

Q: 去看了这部小说，丁元英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

他就像一个圆，把自己包裹在里面，那个圆看起来圆融无缺，但是从中却仿佛哪里也看不到他的心。看不到他的热爱与渴望，看不到他的热烈期盼与殷切向往，他好像茫茫飘浮在空中，没有地方落脚。

就像结尾处，他解释自己面对芮小丹那通生死诀别电话时的沉默，“面对这样的道别我能说什么？.....我知道我阻止不了她，小丹也知道我不会阻止她。”

这看起来如此完美默契，如同无缺憾的剧本，但是...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。

面对生死诀别，纵使知道芮小丹已经下定了决心，纵使知道自己无法、也无意阻止，因此任何一句话都仿佛显得冗余，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
可是，就是会有那样一些时候，明知道没有结果的事，也想要去做；明知道没有用处的话，也想要去说。不为别的，只为自己的心。

至少，在那通电话的沉默里，他是可以说一句“小丹，我爱你”的。虽然这或许依旧不能改变什么，但至少小丹在生命最后时刻，心头也会多流淌过一重温暖，那么，这便是值得的。

倒也不是在于这一句话，而是觉得他身上少了些“即使没有结果，我也想去做，因为值得。”的东西。

所以，总觉得...木有被戳到萌点。

不过，我相信丁元英也是努力了的。他并不是没有情绪，也并不是没有热爱，只是将这些东西都封印了，以至于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没有了。

但它们一直都在那里。只要，他愿意去看一眼。

A: 摊手

Q: 十多前不着名的小说，咱就突然关注了呢？ ...

A: 因为络绎不绝的有人说我像丁元英啊。

Q: 盲人摸象

A: more like 象摸盲人

Q: 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，答主从关注“丁元英”是谁，到把丁元英底裤扒掉，也就是一天内发生的

A: 艺术形象和真实的人类是两回事。

艺术形象的全部信息都在作品里。

Q: 答主不妨说说，这个小说的看点是啥，总不会就是简单的爽吧？

A: “半神的童话”呀

Q: 当初有男性友人推荐过这部作品，但我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像是一部爽文。

但我又很难说出为什么我觉得像是一部爽文。[思考]

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

A: 爽是优点。

总好过不爽啊。

不要觉得我似乎批评得它漏洞百出，就觉得我对这个小说评价很低。

也不要因为我可以指出丁元英浑身都是问题，就认为我对丁元英评价很低。

从我的视角看，基本上任何小说都可以评到千穿百孔，任何人都可以找出无数的重大问题。

我自己写的东西、我自己本人在这种评论下也会是一样的结果。

这些评价的站位实际上是一个神一样的视角，在这个视角下，没有人和人造的东西能无懈可击。

事实上这是一部挺不错的小说，有个看点就已经难得了，完美什么的没那么重要。

丁元英当然也远高于仍然懵懂矇昧的人——心灵发育是一个像昆虫发育一样的变态发育过程，某些更接近蝴蝶的中间阶段反而不如更幼年的幼虫阶段更活泼美丽。

Q: 谢谢老师！自己之前对 遥远的救世主 这本书及这本书中塑造丁元英人物形象都要膜拜信仰模仿了，认为这样太帅了。阅读完您的这篇的文字，纠偏了自己之前的执念，更让自己内心无形中多了一种踏实的感觉。

A: 善哉

更新于 2023/10/5